



包浆的时光之音

□ 马云丹

父母卧室的墙上一直挂着一口北极星牌的钟表。钟表外罩是木质和半玻璃罩右开门样式，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

时间，在钟表的嘀嗒声里更迭。倾听时间的脚步渐去渐远，每一声嘀嗒里都记录着质朴的生活留下的美好回忆。

钟表圆形的表盘上9与8之间、3与4之间各有一个上弦的孔，一个是上报时弦，另一个是上走针弦，钟罩底端处放有蝶型的弦把和一个精巧的小油壶。

表盘上只有分针和时针，表盘下悬挂着钟摆。钟摆左右摆动为秒针，发出悦耳的嘀嗒声，而整点报时的“当当”声则是铿锵有力、振奋精神的。

1969年冬至之日，父亲从桓台县起凤镇步行40多里地，然后转乘一段汽车后，再

步行七八里地，顶风披雪在深夜里将这口钟背回了家。

听父亲讲，上世纪60年代末，博山比桓台繁华，在计划经济下博山的物资供不应求，而起风那时交通相对闭塞，物资还有富余，这才跑那么远买到这口钟。

父亲说那夜真是冷，可背上有这口钟心里乐开了花。风雪刀子般落在脸上，可心中热血沸腾，因为这是父亲为和母亲结婚置办的大物件。

1970年1月18日，父亲和母亲结婚，这口钟是他们新婚唯一的新物件。在钟表的嘀嗒声中，父亲母亲一起携手向美好生活出发。

岁月匆匆，忙如奔马。岁月里父亲母亲的身影总是忙忙碌碌，早晨当钟表“当当”地敲上五下时，父亲母亲便起床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母亲一边收拾家务一边为上学的我们生火做饭；父亲经常是赶在上班前要先去一

趟田地忙农活；姐姐会在钟表敲六下的时候催促我起床洗漱、吃饭、上学。

在没上小学前，父亲就经常指着钟表教我认识时间和数字，这是我对时间和数字最初的认识。

军人出身的父亲对我们的时间管理非常严格，平日里自然不用说了，暑假寒假也从来不让我们睡懒觉，只要钟表敲响六下，不是被他催起来学习就是被他带到田间劳作。

当我们过分自由时，父亲便会指着墙上的钟表教训我们：“你们看看表，时间不等人，没有时间约束能干成什么事？”我们便赶紧学习的学习、干活的干活。

母亲喜欢在夜里听着钟表的嘀嗒声做缝补的活儿直到深夜。母亲说，钟表的声音好听，一下一下地不慌不乱，听着心里清净又踏实。

物换星移几度秋。这口

钟表到现在已有50多年了，父母渐老，我们也成家立业。在这些年间，父母搬了几次家，而钟表一直陪伴着他们。

因零件磨损，钟表报时早已不准确，我和姐姐曾多次要给父母换个时尚或与房间装饰相称的钟表，都被他们拒绝了。

父亲看着钟表，眼中闪着光，他说：“这口钟见证了我和你妈的婚姻生活和你们的成长过程，见证了我们那个时代的光景和当下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虽然老旧了，但和人一样，有自己的故事呢。”

母亲更是意味深长地对我们说：“这钟表是老伙计了，听惯了它的声音，和你爸的呼噜声一样，没了睡不着觉。”父亲听了笑得极灿烂。

岁去弦吐箭，老旧的钟表记忆着烟火日常，岁月包浆着钟表的嘀嗒声，我们在嘀嗒声中奔向幸福。

齐威王重赏重罚

□ 赵盛基

齐国国君齐威王即位后不理政事，很多手下人文过饰非，假话连篇，致使齐国民不聊生。在有识之士的劝谏下，齐威王才痛下决心，整治官场作风。

一天上朝的时候，齐威王召见了即墨大夫和阿地大夫。

齐威王对即墨大夫说：“自从你任职即墨，我的耳朵里没少听见关于你的坏话，几乎每天都有人指责你，说你这也不好那也不行。但是，我派人到即墨察看的情况却与他们说的不一样。田地都已开垦，百姓丰衣足食，公务有序，地方安宁。你干得这样好，为什么还有人说你坏话呢？这是因为你只知道踏踏实实工作，不会说假话，不会讨好我身边的人而博取名誉的缘故啊！因此我决定，奖励你一万户的封邑。”

齐威王又对阿地大夫说：“自从你主政阿地以来，可谓捷报满天飞，赞誉我的话我每天都听到。我很高兴，就派人去阿地视察。结果，他们看到的与我听到的完全不一样。土地荒芜，百姓贫困，公务堆积如山也不处理，敌国来犯你也不闻不问。我这才知道，你的好名声是用假话欺骗、用金钱贿赂我身边人获得的啊！你玩忽职守、欺上瞒下，该当何罪？”当天，阿地大夫被烹杀，那些接受贿赂而为他美化求荣的人也一并被烹杀。

此事迅速传遍了全国，朝野震惊，百姓称快，使得忠诚敬业、诚实为官成了一种风气。

五角枫

□ 王颖

我对五角枫总是多一些好感。无论是春天的新绿，还是夏日的浓荫，抑或是深秋的金红，它都是安静淡然的样子，却能让人于安静中感受到一种力量，悠然，却强大。

它的身形较枫树要小许多，哪怕年轮十圈以上，树围也可单臂环绕。小一些的五角枫，更如草本盆景一般，然而柔韧度极好，不仅抗风，还耐阴耐旱，像极了芸芸众生，一生经风雨历摔打，默默无闻，追逐各自的梦想和幸福。

初识五角枫，是搬家后的第一个深秋，有薄霜的一个早晨。我照例匆匆出门下楼，出小区，迎面一树金红色，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若非着急赶路，必要停步盘桓。然而时间紧迫，我只能深深地看上几眼便匆匆离去。

黄昏归来，发现它的色彩越发浓烈了，热烈奔放的金红色，仿佛是瑟瑟寒风中燃烧的一团团火焰。打开识花软件搜索，才知这是五角枫。我日日打它们身边经过，只管享受从春到夏那浅浅深深的绿意，在斑驳的光影间回忆童年，竟不知它们在深秋时的迸发更加精彩。

霜染五角枫的那段日子，我每天出门都像个孩子般兴奋，只因能多看它们一眼。

转眼深秋又一至。霜降过后，气温渐低，五角枫的一树金红便指日可待了。

瓷婚

□ 马淑

这是个约稿。一直以来，老头建议，学一学“风过未必无痕”同学的文风，从摇曳、虚妄的云端，降落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那个锅中。

一直有些担心，也恐惧好事之人会从字里行间品咂出酸甜苦辣之外的另一种堵心的味道。看接下来的表现哈，我用八个字为他的建议做了个断章了结。

一晃数载。

万有不齐天地事，一无可寄古今情。幸福没有绝对值，平衡有值得的区间，用宽容、包容，甚至妥协来修饰，就会灌溉出傲人的花朵。接受现实，满足现状，就会感觉世界顺眼很多，心态就会平和，就会收获更多意外的扬长避短的福气巧合。

于是，开心指数高涨的时候，决定提笔了。

婚姻离不开烟火。“真男人就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沾不得炉灶烟火气。”这是老头曾经对孩子的灌输。任凭我白眼无常；任凭我东坡治水传奇、文学成就、美食情怀如何琴瑟和鸣，巧舌如簧；任凭

我慧眼兰心“唯懒尔”进行无情诠释，终于在某一年的某一天，假寐的人睁开了双眼：“食材、食谱，什么什么你都不用管！”我把怀疑、忐忑毫无保留地通过五官次第呈现。当任务在惊讶之中圆满完成的时候，故事以笑话来结尾：一对夫妻结婚八年，妻子要出发，给不会做饭的丈夫准备一冰箱的食物，妻子任务顺利完成，提前折返，发现丈夫正在厨房挥洒天地、扮美人正，进一步挖掘，丈夫竟然还有厨师证。我也问老头：你，不会也是持证者吧？种子已经撒下，成长势不可挡。以后的日子，我拥有了许多翘首待食的日子。

记得哈，生、熟案板要分开，烧菜的同时要做到盆净、灶净、锅净……果真，人人只爱听赞美。此话一出，第六直觉，老头已经非常成熟的肉皮冻理论又延长了转变为实践的道路里程。

婚姻要有仪式感。时空追溯到从前，记得那时老头总是很忙。我们睡了，他归来；我们醒了，他已走。以至于孩子小学三年级画《我的一家》时，图中只有一个和蔼可亲的

妈妈和一个稚嫩可爱的孩童徜徉在草地上。“物业费什么都不用你去交，一个月交两次你也会不知道。”这是结婚后首次家务琐事分工。一件事就能暴露一个看似细腻的外在之下掩映着的不拘小节、马大哈的本质……所以，更别提所谓的仪式感。每每在老头色厉内荏“哪一天结婚你都忘了”的声讨中，慌慌反思。犹如今日，边落笔边绞尽脑汁。

婚姻要有仪式感，如果恶作剧也算的话。临睡前在门口放一个声控玩具，门一开，警报迭起。现在想想老头惊慌失措的样子，全家仍会笑得嘴巴里放得下天下。只是一直没告诉他，是为吓他，更是因为他不在，害怕。

婚姻要有仪式感，如果日记也算的话。记录人生偶得，是唯一一个可以自我表扬而不脸红的生活习惯。曾经，老头在乡镇，我在医院，一周见不了几次。后来无意中我发现，自己不在的深夜里，日记里会多出另类的笔迹。再后来，这些笔迹衍生出无数的阳光雨露，为鸡毛蒜皮的生

活，起到了很好的疏肝理气的药用价值。蒙岁月之积淀，汇日月之精华，它开始吸收越来越多的天地灵气，随光阴流逝，愈发珍贵。

再后来啊，还有关于花的故事，如果自己花钱也算仪式。

饭后一走，看见文具店门口顾客络绎不绝。老头头一歪，嘴一斜：“要花不？”“不要。唉，怎么这么多买花的，六一儿童节吗？”“别管闲事儿！要去买。”老头云山雾罩中的八卦招数让我诚惶诚恐：“要！要！要！”短腿肥婆一溜烟绝尘而去，稍纵即逝而回：“只有康乃馨。”“嗯，知道，今天母亲节！”原来是送给我的，还是用自己的钱，跑的我自己的腿儿。所有的偏爱都有恃无恐。于是，用力翘起五短身材，趴在他耳朵边，调高八度：“我最喜欢的是香水百合！香水百合！香水百合！”三声疾呼，魏延人头没有落地，心里万朵芬芳盛开。

人生不易，生活更难。转眼，稀里糊涂结婚二十年！

于是，在那一晚，我举起酒杯，高喊了一声：“来，伙计！”